

廣
註
四
部
精
華

集部
第八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八冊

張濂亭集精華

鍾祥縣志後序

送梅中丞序

湘鄉相國曾公五十有八壽序

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答吳至甫書

贈道銜湖北升用知府荆門直隸州知

州李剛介公殉難碑記

莫子偲墓誌銘

語授資政大夫廣西巡撫方公家傳

游虞山記

北山獨遊記

吳學甫集精華

二許集序

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

題玉露禪院

題范肯堂大橋遺照

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章冠釐傳

李文忠公神道碑

遊大觀亭故址記

王湘綺集精華

王兵備詩序

秋醒詞序

李仁元傳

儲玖躬傳

嚴咸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襲一等輕車

都尉剛直彭公墓誌銘

嚴幾道文精華

譯天演論自序

一

譯羣學肄言序

一

斯密亞丹傳

二

譯社會通詮原序

三

張季直文精華

徐州應建行省議

一

通州師範學校始建記

二

致孫少侯王鐵珊書

三

致署江蘇按察使朱勸與盲啞學堂書

五

南通博物院品目序

六

朝鮮申紫霞詩集題辭

六

萬物炊累室類編叙

七

江蘇教育會會場發布之意見詞

八

張濂亭集精華

鍾祥縣志後序

榮城孫君某攝縣事鍾祥。與邑人謀輯縣志。而余適游於郢。孫君以舊志所次建置沿革山川隄防藩封頗疏訛屬為考定。已余復為孫君言。志莫要於地理。今既頗有緒。當更為圖補之。因益為述晉裴秀氏所論制圖分率准望之說。孫君召繪人屬余居旁指授。復為圖若干幅。顧余以客遊苦孤陋。無所是正。又中值寇警。蒼黃卒遽。常用瞿然。懼未能盡副孫君相屬之意也。然余因是得盡識邑中疆域風土。與江山之勝概。暇日登城東北隅。俯漢江而思禹迹。攬蘭臺之勝。慨然想騷人之遺芬。顧唐四郊山川蟠結。庶其有秀異博通之民。伏處於澗阿之間者乎。余將往從陟絕巘。蔭茂林。詠歌楚人之辭。以求其意。旁徵舊事。蒐采遺忘。益相與達想。高寄於遠。絕曠邈之境。獨以是悅焉。相羊。懷望而不能已也。

〔註〕

①鍾祥

縣名。今屬湖北襄陽道。

②裴秀

字季彥。少好學。八歲能屬文。仕魏為散騎常侍。政定官制。司馬昭未定。

嗣。因秀言。乃立武帝。及武帝受禪。封鉅鹿郡公。為司。空。秀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卒諡元。③蘭臺

地名。在今湖北鍾祥縣治東。楚王與宋玉過。相羊。猶徘徊也。是辭。蘭臺即此。④相羊。猶徘徊也。是辭。

送梅中丞序

物之生。其始則皆類也。及其長而成。虧美惡善否。遂以判焉。土石之出乎地。金錫之礦於山。百植草木之布護乎原野。同日星之所章耀。霜露之所煦育。當其初。未有能區而別之者也。煥寒

延禧戊午遷貿。善者旁魄碩偉。殊絕等夷。不善者卷局剝落。甚乃天閼不達。則其成幾。往往懸焉。及其為世用也。則有為棟樑。為柱石。為黼黻。為弓劍。為寶圭。為彝鼎尊罍。為琴瑟鐘磬。字筆頃篇。蕭蕭遂管。春牘應雅。有為根。為拱。為闌。為振。為樞。為枋。為甍。為瓦。為頽。為壘。為釜。為宮。為斗。為脊。為鉗。為鑿。為漏。厄。為敗絮。為死灰。為礫石。為溝中之斷。雖一區之產。一本之支。而其高下庸奇貴賤相萬也。豈物之所自為者。固有善有不善耶。抑其命於天者。一成而不可易耶。中丞南昌梅公。當世鉅公名人也。始公以道光丙午。舉於江西。而裕釗亦以是年舉於湖北。洎庚戌居都中。試國子監學正學錄。同受知於曾文正公之門。於時俱旅食京師。迨迨未有奇也。逾二年。粵賊入楚。裕釗自京師歸。公遂成進士。入詞垣。後出典大部。落擢監司。同治十年。曾文正公自直隸復督兩江。招裕釗主講席江甯。而公已開藩白下。巍然稱名卿矣。建全歲即入覲。還道拜浙江巡撫之命。德業輝光。蓋益將大顯者於世。而裕釗甘自棄於閭閻寂寞之地。沈淪枯槁。頑然猶昔時人之能。不能。豈可同日道哉。夫其違濶。復絕。至是極者。豈惟天實命之。彼其所自為。則然耳。雖然。物之生。其終雖異。而其始之同者。不能忘也。人各念其故。不自知其分之殊。而彼此相戀。縈者。情之所不能已也。潤阿薄植。觀松柏之上。雲霄而陵倒影。垂陰乎無垠。而眇焉隱處其下。其自終於不才。則已矣。抑豈能無少意於高仰者之嘗我同乎。故於公之道。出金陵。軌為文祖之。且祝公之宜有造於浙也。然裕釗與公。自此其益遠矣。

註

一

旁魄

旁魄廣放之義。史記。旁魄四塞。

二

卷局

卷局。卷局。曲如拳也。謂屈。

三

白下

江蘇江甯縣也。史金陵為白下。

唐武德時。治其處。

湘鄉相國曾公五十有八壽序

往者湘鄉相國曾公。聞壽五十。為成豐十年。裕釗郵觴詞。稱引南山有臺之詩。以為祝。且必公當平賊致太平。越五年。大軍克金陵。粵賊平。及今歲撫賊亦平。裕釗私獨嘖然。謂往者壽公。語固終效耶。及是天子詔公自兩江移督直隸。於是公年五十有八矣。南中人士之在金陵者。惜公之去而不可留也。謀以公誕日。眾執爵為壽。乃復以壽言屬之裕釗。裕釗雅公提一旅起湘中。義聲震動天下。蒙偽魁桀才節偉人雲興而從之。淵謀羣策。雷動神應。萬眾一呼。順風而趨。遂南清江表。北至於河朔。勾妖蕩息。天地清曙。手援赤子。出之水火之中。無冒煦育。瀕姜而蘇。十五年之間。而海內大定。澤流於千里。文武威德。忠誠愷惻。徧享於中外。鴻卿鉅人。學士大夫。隴畝山澤之氓。外薄四海。望首魁結之達人。愛悅而歌頌之。於千萬年。永世無極。顧公則澹乎不以自有。若春風之被物。翛然飄浮雲而過乎寥廓之表。而百菓草木皆甲坼也。則裕釗烏足。以知公之所為哉。抑又聞之。成萬物而不有其功。天之道也。是故歷古今而不毀。君子法之。常虛其中。以與物相銜。雖震動憂勤。苦身勞形。而內不撓利澤被於人。功高乎百世。而不以己與。是故其神全。其神全。故物莫之能傷。而祉福慶壽應焉。莊周有言。汝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不為私焉。則天下治矣。又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長生。周之言與夫聖賢之旨。固若有間。而自通人者觀之。則其理未嘗不可以相發。然則天祚聖清。其將益佑我公黃髮壽。

高輔成萬世無疆之庥乎。夫裕劉往者之言驗矣。今之言此其必有合也。

註

(一) 燾冒

音覆照也。

(二) 髮首

髮音治。髮首。髮變合結之聲。如今婦人喪髮也。

(三) 魁結

與推管同。謂髮形如推也。

(四) 髮書

附化魁結其

俗

(四) 甲圻

謂草木初生之。其子圻裂也。

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裕劉往者則聞桐城吳侍讀至甫善為文。常欲一識之。不可得。同治七年秋。來江甯。過晤至甫。相國曾公使署。索其文讀之。誠辨博英偉。氣逸發不可銜控。裕劉深遐避。以為不能及也。而至甫顧盛推余文。且稱其尊人育泉先生母氏馬太宜人。並以明歲登壽六十。欲得裕劉一言為壽。裕劉謝不能至。甫則固以請。因益為言。先生居約而能施。積行而不求聞。少常客遊。而孝弟克裕。太宜人又能曲喻先生之志。而推行之。潔治甘旨。振救貧乏。資用或不能繼。則脫佩服出質相佐助。桐城人稱家法之善。曰吳氏方存之者。裕劉舊游也。亦道先生躬至行。不釣取聲譽。而人人信其一言。至甫稱其父母皆信。宜其有賢子者。存之故亦桐城人也。裕劉自少時治文事。則薦耆桐城方氏姚氏之訛。常誦習其文。私嘗怪雍乾以來。百有餘年。天下文章。乃罕與桐城儼者。間獨聞龍眠浮渡諸山水古所稱絕勝也。姚氏之言。以謂黃舒之間。山川奇傑之氣。蘊蓄且千年。宜有儒士興於今。理固當有是耶。邇時往來楚皖之交。泛舟浮大江中流。望皖西北諸山。隱然出雲表。其隆阜秀異。絕可偉也。乃心念方氏姚氏。往往稱其鄉多隱德君子。伏匿澗谷之中。今宜尚有其人。處於彼者乎。時時欲一往遊焉。其後得交存之。令復交至甫。又因至甫。

及存之聞先生裕釗於桐城有為我主者矣。吳日余僕得遂其往游之志。幸見先生暨太宜人。期頤壽考。握衣果階。敬舉一觴。因得奉几杖。從先生後。徧攬龍眠浮渡之勝。訪桐城諸老之舊聞。益偕存之至甫。抵掌論文。究極幽眇。而相與徜徉。肆乎山水之間。其為快且幸。宜何如也。敬奉此為壽言。獻諸先生。俟他日為之徵。

註

①方存之

名宗誠。桐城人。師事族兄來樹。治家學。工古文辭。同治間李鴻章總督直隸。薦授參謀。知縣。治獄有聲。後隱居。年七十。一

有學。稱柏堂先生。

②龍眠浮渡

皆山名。龍眠山在安徽太湖縣西北。宋畫家李公

望之若浮。故名。亦曰浮渡。環繞

答吳至甫書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已改官畿甸。將以儒者之學。澤我民萌。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堃太守復遞到三月晦一函。適裕釗有悼亡之戚。先期歸里。一昔始來。鄂城息怠未及。報所需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遑抄寄。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事見推。且虛懷諮度。諄諄無已。裕釗則何足以知此。雖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愚。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為之御。辭為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為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縱同以疑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

也。竊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與古人。斯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為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為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為文。則一以意為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閣下以為然乎。閣下為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裕釗通歲亦正病此。往在江寧。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裕釗比所遇多乖舛。又迫憂患。於此事恐終無所就。閣下才高而志遠。年盛而氣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進其粗有解於文事者。以為涓埃之裨。惟亮答不宣。

註

①劉海峯

大槩號也。字才甫。桐城人。訓貢生。乾隆時舉鴻博。經學。皆報罷。

重。有海峯

②姚惜抱

即姚鼐。字姬傳。乾隆進士。卒年八十五。性恬淡。不慕榮利。

詩文集。

其論學

主集義理。考證詞章之長。卒年八十五。性恬淡。不慕榮利。

劉大槩

為古文。

而嚴繼之。是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因目為桐城派。有惜抱軒全集。九經說。三傳補注等書。學者稱惜抱先生。

贈道銜湖北升用知府荊門直隸州知州李剛介公殉難碑記

自洪楊之亂起。賊先後輾入湖北者五。而省城凡三陷。文武官吏死者不可勝紀。若宣城李剛

介公則其尤可為悼惜者歟。公諱源，字紫藩，幼從侍厥考松江府右官舍。久之，遂明習吏事。又益考求往古成敗得失與當世之務，無所不究。以國子生試順天，屢蹶。入實為縣令。道光二十六年，遂授湖北公安縣知縣。咸豐元年，調孝感。明年，調鍾祥。其冬，粵賊自長沙、贛、岳州犯武昌。所在奸民相嘯，競起。鍾祥馬驢子諸匪黨及襄陽之郭大安、大門之益天玉，皆巨盜魁黨。衆大皆萬餘，小者數千。公親教練壯士千餘人，捕馬驢子等數十人斬之。偵知郭大安謀以衆數千奔粵賊，設伏間道擒之以歸。乘大霧掩擊益天玉，悉俘其衆。當是時，武昌、漢陽相繼陷，楚中大震。卒上游諸郡帖然無恐者，皆公討平諸盜之力也。明年，賊大掠東走，省城復。大府以公事入奏，擢荆門直隸州調署江夏縣。鍾祥數萬人守安陸府署，及公署請留。公出諭衆，衆泣公亦泣。是歲，裕釗以新甯江忠烈公聘至鄂城。忠烈及鄂中大吏交口一聲稱湖北八州六十縣無李令比者。會粵賊林鳳祥等自豫入楚，陷黃安。起麻城，公以兵馳往擊賊。黃岡之警，公頸江口地大破之。窮追至安慶，與安慶兵夾擊，盡殲諸賊。還值宿松警，復破賊下倉埠。詔以知府升用。賞戴藍翎。踰月，賊復自江西大至，寇廣濟之田家鎮。湖北糧道徐君豐玉、漢黃德道張君汝瀛檄公往。連戰皆捷。最後戰，他將畏懦不進，公即率所部渡江擊賊。賊敗走，孤軍追之。賊還戰，又敗。益追至富池口。賊知公軍無繼者，分舟中賊登岸襲其後。公引就水軍，水軍走。左陷淖中。賊乘之，與所部八百人皆鬥死。咸豐三年九月十日也。越日，而田家鎮不守。賊遂長驅西上，復陷武昌。鄂中所在糜沸矣。事聞，詔贈道銜，褒卹有加。公安孝感鍾祥之民家祭巷哭如喪其親。祿金

錢為營佛事。奉本主祠廟中。始公為縣所至。於其地遠近夷險。豐耗民俗。醇詭奸蠹。根株人所疾苦。盡知之。所為治行之。出於至誠。人樂為用。雖至頑族。皆感涕願效死力。故於公之殉難。以死哀思之。無不至者。裕釗以往歲至鍾祥。距公死難之歲十有四年矣。鍾祥人人為言公治鍾祥事。皆曰。吾鍾祥入本朝踰二百年。縣官數李公獨第一。惜也。殉難死。去吾鍾祥數月耳。語次淚榮於眦。裕釗因益嘆公德入於人之心。久而不忘。至於如此。同治二年。湖北大吏復奏公死事甚烈。在官政績尤卓著。請令宣城及死事所建專祠祀之。詔可。予諡剛介。五年。其孤鹽提舉銜湖北候補通判龔雲騎尉雲走書裕釗。請為公殉難之碑。將勒之於富池口。富池口在興國州東北六十里。水經注所謂江之右岸。富水注之者也。為序而銘之曰。

皐皐訛訛。有百其侶。皆壽而康。乘車曳組。傑出有公。萬目環之。剪奸迎蒙。迺父廼師。天乎何為。民之無賜。藏我賢良。自今疇恃。人之賢公。曰善為吏。吁公之有。百始一試。克究厥施。維國之祀。富水之濱。潯陽之濱。豐碑玢璘。大江沄沄。流公之名。千祀有聲。

〔註〕 ①徐豐玉

清桐城人。字子達。號石民。咸豐間官至湖北糧儲道。率師禦洪楊軍於田家鎮。兵敗自則死。謚勇烈。

②張汝瀛。清樂陵人。字

仙洲。道光舉人。

咸豐間官至漢黃德道。率舟師禦洪楊軍於田家鎮。力戰死。③皐皐訛訛。頑不知道貌。

④訛。與訛同。陰也。

玢璘

音彬。彫。有文采貌。

莫子愚墓誌銘

子愚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晦庵。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

州都司。遂留居都司。至高祖雲衡。又遷獨山州。自是為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贈如其官。考與傳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為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為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撲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愚獨一意自刻勵。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愚相劇。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遠。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愚鄭子尹而兩人名冠西南。子愚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疏導源流。辨析正偽。無銖寸之差。所為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篆隸書。求者每肩相摩於門。子愚癯貌。玉立。居常好游覽。喜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騭術業高下。正論詆嘲間作。窮朝昏不勸。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愚以為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弟子讀。婉謝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願君意所不樂。棄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安慶。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舊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朝。而是時中外大臣。當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

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既好游。而東南又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廼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累月。日日接膝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徧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鄧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藤葛。凌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既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說以為極一時之樂。詎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復果。而子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為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邵亭詩鈔六卷。揅蘭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尚有詩八卷。邵亭文影山詞。邵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瑞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人。尚幼。子偲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偲既卒。其季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十六月。士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偲故相得也。既踰月。為之銘而歸之。其辭曰。

烏乎子偲。逝乎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邱。無所不慊矣。其又何悲。

則弱肉強食相噬嚙。雖彼民亦自苦之。誠及今宜為計。諸苗區區峻險。然泉甘而土沃。有丹砂水銀木棉材木竹箭金銀之饒。清水江西通黃平。平越。東走湖南廣西。今誠以德威撫而有之。漢苗良楷之民。攝然壹安其所。舟楫達於四遠。財賁流衍。華夷富樂。國家大安。此百世之利也。鄂文端公曰。是則然。然予度開苗疆難易若何。曰。無難易。惟其人而已。又問。剿與撫宜孰施。曰。二者宜並施之。第撫先而剿後。既剿則尋撫之耳。因條上平苗便宜十六事。文端公深韙之。於是始奏開貴州苗改流。如雲南矣。文端公撤張廣泗招撫古州丹江八寨諸苗。而九股清水江諸苗以屬公。是歲雍正五年也。明年。公以三月至梁上。四月至揆磨者磨。八月至拍枝坪。披心腹布德威。順風首塗。苗民悅喜。訖十二月。而九股及清水江南北九十有二寨。一皆撫定。先是施秉有劫盜匿台拱在農。二寨副將張禹謨捕不得。至是禹謨率師次拍枝坪。二寨既就撫矣。禹謨追其舊惡。謀因兵威屠之。二寨懼。棄寨逃林谷。將為變。公聞之曰。如此。苗人人自危矣。大局且以壞持不可。遂獨馳一騎。抵二寨。寨皆空無人。公則宿寨中。黎旦張蓋出。令從者一人前導。繞林谷疾呼曰。鎮遠府來活汝。即令汝疾出。苗民爭出擁馬首驚問。公曰。無恐。速歸寨。汝曹就撫。即良民。天子必不殺良民。苗拜且泣曰。公活我活我。公乃坐石上。相與語。如平生歡。并詢所疾苦。苗又益喜。且拜曰。公仁人也。遂相率歸寨。公益宿台拱寨中者三日。而諭以縛獻施秉盜。無不聽命者。明年二月。反號董教柳受柳利。諸寨復相繼就撫。又討平公鶴寨之為亂者。諸苗以次稍稍定。鄂文端公乃始奏請置貴東道。控苗疆。以公補其處。仍留守清水江。而張廣泗

亦平古州八寨大小丹江。又與公同平九股。以功至貴州巡撫。頃之。雖呼黨諸寨畔。復往擊。明年平之。九股清水江諸苗悉平矣。鄂文端公以古州苗畔。檄與公偕者。古州鎮總兵蘇大有。往而命公總統清水江軍務。文武官吏一聽節制。於是中軍令。誓將士。毋掠毋淫。毋侵欺善良。毋踐果殺苗民。以忿爭采繆為處其曲直。皆悅服以去。乃益修城郭。建官廨。治炮臺營房。苗民競來助役。勞以酒食。益歡欣鼓舞趨事。連九年三月。而諸工役竣。公出循清水江。巡視塘汛黔楚商船千帆。其張雲翔。上下苗民。攜老扶幼。聚江干臨望。或指首馬前。以果蔬菜茹獻者。綴屬於道。不絕。觀者動色相說。以為曠古以來所未有也。公至誠遇物。不為藩蔽。故所至人人信歸。其在兵忠勇激發。而志守堅決。臨利害不可奪。敏於事機。所策慮輒當成。敗公驚之變。率諸寨圍我師於柳羅。張禹謨欲走公不可。既巡撫張廣泗來解柳羅之圍。議以為公驚首亂。宜置諸黨。專攻之。公謂不若先散諸黨。從其策。而公驚果以孤立。敗將擊公。鵝霖雨。江盛漲。欲渡無所得。舟。公夜遁。銳卒善游者數十人。乘大霧往奪苗舟十餘。以濟。進擊連破遂平之。討雖呼黨也。以計招誘苗酋計包卒等八人。至則并斬之以徇。而雖呼黨以破。逮其後台拱之變。事尤危。則尤賴公力。台拱者。最苗中抗要地也。苗平。初議增置一營為防禦。當是時。鄂文端公既以入覲。留京師。拜大學士矣。高文良公其傳來代文端任。而公亦晉貴州按察使。明年。張廣泗復調寧遠副將軍去。巡撫元辰成來權貴州。而苗方新集。遽建城於台拱。九股苗故習劫奪。久弗便也。其秋羊翁烏羅挑賴諸寨倡為變。九股諸苗皆附焉。公方以增兵建城留台拱未行。九月七日未

明賊大至。公先調得狀與總兵趙文英嚴為備。賊至擊走之。既破羊翁寨。越數日。賊復夜至。公以兵寡。令人焚兩炷香。手之為若火繩狀者。以疑賊。走之。於是賊乃踞排略以困我師。排略者。台拱之咽。援軍及饋運所由也。是時台拱官軍僅二千五百人。苗衆且數萬。抗險而守。援兵再至。再失利。自賊始攻。或欲弃台拱走。公拒之。及圍久。糗糧皆盡。迫冬寒。益凍餒。衆洶洶不自保。會得制府檄令退師。就糧下寨。文武集帳中密議。莫能決。公忿發言曰。黔苗全局安危繫台拱。一舉足盡動搖矣。且即出台拱。下寨能必至乎。徒損國威。失臣節。莫益因技所佩刀示諸公曰。事急則某死此耳。吾不能弃此走也。已而軍中微有聞知其事者。公乃召將士。為具陳利害。且激以忠義。聞者莫不感動。於是總兵霍昇方以兵趨援台拱。未及至。賊奪我後山樵路絕。公夜出奇兵奪以還。而賊益至。勢且急。公鞭馬直前趣賊。或止公以文吏不可前。公曰。前亦死。不前坐困亦死。等死耳。衆聞益殊死奮擊。大敗賊軍。乘勝遂拔烏孟井底二寨。取其米穀以餉飢軍。亦會霍昇兵克犬關。躍入台拱。兵並出夾擊之。賊大潰走。凡堅守六十九日。而台拱之圍解。於是諸軍大集。進擊諸寨。皆破殄。最後提督哈元生至。攻蓮花坪悍苗。大克之。而九股苗復定。當是時。微公扼台拱制其樞。黔中幾且殆。自郭文端公既定雲南。繼聞貴州苗疆發議於張廣泗。而決策於公。卒始終其事。出萬死以保全局。崎嶇前後七年而事集。乾隆元年。丁母憂去官。服除。還四川布政使。尋擢巡撫。大小金川。雜谷諸土司相仇殺。公遣人諭之。諸土司惜公威。事宜解。而議者欲遂乘此令改流如滇黔。公具疏力陳不可。乃止。始公既平貴州苗。自為平苗紀略。